

红楼梦

上

胡适——考证

汪原放——校点

曹雪芹 高鹗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亚东图书馆足本

红楼梦

上

胡适——考证

汪原放——校点

曹雪芹 高鹗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亚东图书馆足本/(清)曹雪芹,(清)高鹗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78-3957-0

I.①红… II.①曹…②高… III.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6780 号

书 名	红楼梦(亚东图书馆足本)
著 者	曹雪芹 高鹗
责任编辑	张秉正
装帧设计	李英伟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10-57427866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100 千字
印 张	31.1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57-0
定 价	64.00 元(上下册)

重印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 《红楼梦》序

胡 适

从前汪原放先生标点《红楼梦》时,他用的是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现在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的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故我愿意给他做这篇新序。

《红楼梦》最初只有钞本,没有刻本。钞本只有八十回。但不久就有人续作八十回以后的《红楼梦》了。俞平伯先生从戚本八十回的评注里看出当时有一部“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红楼梦辨》下卷,一——三七。)这便是续书的一种。高鹗续作的四十回,也不过是续书的一种。但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之间,高鹗和程伟元串通起来,把高鹗续作的四十回同曹雪芹的原本八十回合并起来,用活字排成一部,又加上一篇序,说是几年之中搜集起来的原书全稿。从此以后,这部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遂成了定本,而高鹗的续本也就“附骥尾以传”了。(看我的《红楼梦考证》,页五二——六五;俞平伯《红楼梦辨》上卷,一——一六二。)

程伟元的活字本有两种。第一种我曾叫做“程甲本”,是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排印,次年发行的。第二种我曾叫做“程乙本”,是乾隆五十七年改订的本子。

程甲本,我的朋友马幼渔教授藏有一部。此书最先出世,一出来就风行一时,故成为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南方的各种刻本,如道光壬辰的王刻本等,都是依据这个程甲本的。

但这个本子发行之后,高鹗就感觉不满意,故不久就有改订本出来。程乙本的“引言”说:

……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阅者谅之。

马幼渔先生所藏的程甲本就是那“初印”本,现在印出的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的本子,可说是高鹗、程伟元合刻

的定本。

这个改本有许多改订修正之处,胜于程甲本。但这个本子发行在后,程甲本已有人翻刻了;初本的一些矛盾错误仍旧留在现行各本里,虽经各家批注里指出,终没有人敢改正。我试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为证。第二回冷子兴说贾家的历史。中有一段道: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

后来评读此书的人,都觉得这里必有错误,因为后文第十八回贾妃省亲一段里明说“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口传授教了几本书,识了数千字在腹中;虽为姊弟,有如母子。”这样一位长姊,何止大他一岁?所以戚本便改作: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就奇了。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

这是一种改法。程甲本也作“次年”。我的程乙本便大胆地改作了: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原本呢?

前年我的朋友容庚先生在冷摊上买得一部旧钞本的《红楼梦》,是有百二十回的。他不但认这本是在程本以前的钞本,竟大胆地断定百二十回本是曹雪芹的原本。他做了一篇“《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北京大学《国学周刊》第五,六,九期。)举出他的钞本文字上与程甲本及亚东本不同的地方,要证明他的钞本是程本以前的曹氏原本。我去年夏间答他一信,曾指出他的钞本是全钞程乙本的,底本正是高鹗的二次改本,决不是程刻以前的原本。他举出的异文,都和程乙本完全相同。其中有一条异文就是第二回里宝玉的生年。他的钞本也作:

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我对容先生说:凡作考据,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注意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Probability)又叫做“几数”。又叫做“或然数”,就是事物在一定情境之下能变出的花样。把一个铜子掷在地上,或是龙头朝上,或是字朝上,可能性都是百分之五十,是均等的。把一个“不倒翁”掷在地上,他的头轻脚重,总是脚朝下的,故他有一百分的站立的可能性。试用此理来观察《红楼梦》里宝玉的生年,有二种可能:

(1)原本作“隔了十几年”,而后人改作了“次年”。

(2)原本作“次年”,而后人改为“隔了十几年”。

以常理推之，若原本既作“隔了十几年”，与第十八回所记正相照应，决无反改为“次年”之理。程乙本与钞本之改作“十几年”，正是他晚出之铁证。高鹗细察全书，看出第二回与十八回有大相矛盾的地方，他认定那教授宝玉几千字和几本书的姊姊，既然“有如母子”，至少应该比宝玉大十几岁，故他就假托参校各原本的结果，大胆地改正了。

直到今年夏间，我买得了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是曹雪芹未死时的钞本，为世间最古的钞本。第二回记宝玉的生年，果然也是：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这就证实了我的假定了。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没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贾元妃是虚构的人物，故曹雪芹先说她比宝玉大一岁，后来越造越不像了，就不知不觉地把元妃的年纪加长了。

我再举一条重要的异文。第二回冷子兴又说：

当日宁国公、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

程甲本、戚本都作“四个儿子”。我的程乙本却改作了“两个儿子”。容庚先生的钞本也作“两个儿子”。这又是高鹗后来的改本，容先生的钞本又是钞高鹗改订本的。我的《脂砚斋石头记》残本也作“四个儿子”，可证“四个”是原文。但原文于宁国公的四个儿子，只说出长子是代化，其余三个儿子都不曾说出名字，故高鹗嫌“四个”太多，改为“两个”。但这一句却没有改订的必要。《脂砚斋》残本有夹缝朱批云：

贾蔷、贾茵之祖，不言可知矣。

高鹗的修改虽不算错，却未免多事了。

我在《红楼梦考证》里曾说：

程伟元的序里说，《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这话可惜无从考证。（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我从前想当时各钞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目录的，但我现在对于这一层很有点怀疑了。

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辨》里，为了这个问题曾作了一篇长文（卷上，一一——二六。）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他的理由很充足，我完全赞同。但容庚先生却引他的钞本第九十二回的异文作证据，很严厉地质问平伯道：

我们读第九十二回“评《女传》巧姐慕贤良，玩母珠贾政参聚散”，只觉得宝玉评《女传》，不觉得巧姐慕贤良的光景；贾政

玩母珠,也不觉得参什么聚散的道理。这不是很大的漏洞吗?

使后四十回的回目系曹雪芹做的,高鹗补作,不大了解曹雪芹的原意,故此说不出来,尚可勉强说得过去。无奈俞先生想证明后四十回系高鹗补作,不能不把后四十回目一并推翻,反留下替高鹗辩护的余地。现在把钞本关于这两段的钞下。后四十回既然是高鹗补的,干么他自己一次二次排印的书都没有这些话?没有这些话是否可以讲得去?请俞先生有以语我来?(《国学周刊》第六期,页十七。)

容先生的钞本所有的两段异文,都是和这个程乙本完全一样的,也都是高鹗后来修改的。容先生没有看见我的程乙本,只看见了幼渔先生的程甲本,他不该武断地说高鹗“自己一次二次排印的书都没有这些话”。我们现在知道高鹗的初稿(程甲本)与现行各本同没有这两段;但他第二次改本(程乙本)确有这两段。我们把这两段分钞在这里:

(1)第一段“慕贤良”:

(程甲本与后来翻此本的各本)

宝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说了,想来是知道的。那姜后脱簪待罪;齐国的无盐虽丑,能安邦定国;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若说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谢道韞诸人。孟光的荆钗布裙,鲍宣妻的提瓮出汲,陶侃母的截发留宾,还有画荻教子的;这是不厌贫的。那苦的里头有乐昌公主破镜重圆,苏蕙的回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兰代父从军,曹娥投水寻父的尸首等类也多,我也说不得许多。那个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国的故事。那守节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讲。若是那些艳的,王嫱,西子,樊素,小蛮,绛仙等;妒的是,‘秃耍发,怨洛神’。……等类。文君,红拂,是女中的豪侠。”

贾母听到这里,说:“够了;不用说了。你讲的太多,他那里还记得呢?”

(程乙本)(容钞本同)

宝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说了。那姜后脱簪待罪,和齐国的无盐安邦定国;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巧姐听了,答应个“是”。宝玉又道:“若说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谢道韞诸人。”巧姐问道:“那贤能的呢?”宝玉道:“孟光的荆钗布裙,鲍宣妻的提瓮出汲,陶侃母的截发留宾;这些不厌贫的,就是贤德的了。”巧姐欣然点头。宝玉道:“还有苦的像那乐昌破镜,苏蕙回文。那孝的木兰代父从军,曹娥投水寻尸等类,也难尽说。”

巧姐听到这些，却默默若有所思。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宝玉恐他不自在，又说：“那些艳的，如王嫱，西子，樊素，小蛮，绛仙，文君，红拂都是女中的……”尚未说出，贾母见巧姐默然，便说：“够了；不用说了。讲的太多，他那里记得？”

(2)第二段“参聚散”：

(程甲本与后来翻此本的各本)

冯紫英道：“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贾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还有我们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从前一样的功勋，一样的世袭，一样的起居，我们也是时常来往。不多几年，他们进京来，差人到我这里请安，很还热闹。一会儿抄了原藉的家财，至今杳无音信。不知他近况如何，心下也着实惦记。看了这样，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贾赦道：“咱们家里再没有事的。”

(程乙本)(容钞本同)

冯紫英道：“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贾政道：“天下事都是一个样的理哟！比如方才那珠子：那颗大的就像有福气的人似的。那些小的都托赖着他的灵气护庇着。要是那大的没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没有收揽了。就像人家儿当头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离了，亲戚也都零落了，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转瞬荣枯，真似春云秋叶一般。你想做官有什么趣儿呢？像雨村算便宜的了。还有我们差不多的人家儿，就是甄家；从前一样功勋，一样世袭，一样起居，我们也是时常来往。不多几年，他们进京来，差人到我这里请安，还很热闹。一会儿抄了原藉的家财，至今杳无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实惦记着。”贾赦道：“什么珠子？”贾政同冯紫英又说了一遍给贾赦听。贾赦道：“咱们家是再没有事的。”

容庚先生想用这两大段异文来证明，不但后四十回的回目是曹雪芹原稿有的，并且后四十回的全文也是曹雪芹的原文。他不知道这两大段异文便是高鹗续书的铁证，也是他伪作回目的铁证。

高鹗的“引言”里明明说：

(一)书中前八十回，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听得，积腋成裘，更无他本可

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前八十回有“钞本各家互异”,故他改动之处,如上文举出第二回里的改本,还可以假托“广集核勘”的结果。但他既明明承认“后四十回更无他本可考”,又既明明宣言这四十回的原文“未敢臆改”,何以又有第九十二回的大改动呢?岂不是因为他刻成初稿(程甲本)之后,自己感觉第九十二回的内容与回目不相照应,故偷偷地自己修改了,又声明“未敢臆改”以掩其作伪之迹吗?他料定读小说的人决不会费大功夫用各种本子细细校勘。他哪里料得到一百三十多年后居然有一位容庚先生肯用校勘学的功夫去校勘《红楼梦》,居然会发现他作伪的铁证呢?

这个程乙本流传甚少;我所知的,只有我的一部原刻本和容庚先生的一部旧钞本。现在汪原放标点了这本子,排印行世,使大家知道高鹗整理前八十回与改订后四十回的最后定本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他的。

一九二七,十一,十四,在上海。

重印乾隆壬子(一七九二)本 《红楼梦》校读后记

(一)重印的缘起

六年前,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把《红楼梦》标点印行,在《校读后记》里沉痛的说:

我这一次最抱歉的就是开始标点时我不曾知道胡适之先生有一部乾隆壬子的程排本。等到我知道此本时,已太晚了,不及用来校改了。前半部虽有一些地方是承胡思永君用适之先生的程排本来校改的,但全书不曾用那个本子作底本,究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补正这一回缺陷。

这是我早就立志要把旧版子毁了,重印新版的第一种原因。去年我重排《水浒》,又在《重排水浒校读后记》里说:

这个新本子里,至少至少已经没有了以下许多毛病:

一是标点的错误不少;二是校勘的不细心;三是校对的疏忽;四是大段不曾用空行的方法;五是分段太拘束了;六是每句不曾空一格;七是有许多不应在行头的标点符号也在行头,甚至有孤单一个的标点符号占一行的。……这些革去的弊病都是很重大的,所以重排是不可一日缓的了。

标点本《红楼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和《水浒》出版的时间隔的很短,因此,所犯的排版的毛病完全一样,急须改革。这是第二种原因。有这些原因,但迟到现在才乘着八版的机会把几年来无时不准备的这个工作做成,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

(二)“程乙本”的说明及校读

现在这部《红楼梦》是根据胡适之先生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翻印的。据他的考定,“这个本子是用‘程甲本’

来校正修改的,这个本子可叫做‘程乙本’。”

这里我来先把这部《红楼梦》的底本说一说:

(1)全部分订二十四册,分装四函。

(2)本子的大小是二十一厘米乘十三厘米半。

(3)每版十行,每行二十四字。

(4)字的大小比头号铅字稍小,比二号铅字稍大。

(5)中国连史纸印的。

(6)卷首为高鹗的叙,次为《红楼梦引言》(以上已印入本书),次为画与赞十三页,次为目录,次为正文。

(7)无眉批,无夹注,无评。

(8)是排本的证据很多:一是每行隔的线不到头;二是有些字排倒了;三是有些地方,第一行的第一字应在第二行的行头,第二行的第一字移在第一行第一字,文理才通。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我就问适之先生把这个本子借了来,开始做校读的工作。我的方法是用我从前根据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而以他本互校成功的标点本作底子,把应该全照“程乙本”改的地方一齐誊过去。因为这样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可以不损害那难得的“程乙本”;第二是可以很容易很明白的看出“程乙本”和我的标点本,道光本,怎样的不同;第三是可以自由随意的修正标点符号和分段。据我的底稿看来,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号以后我曾将全书校过一次,十二年五月十五号以后又校过一次,同年十二月六号以后又校过一次。这三次底稿的校定和付印后几次的校读的结果以及修正标点符号分段的经过一概放在后面再说。

(三)新本与旧本的比较

为看下文便利起见,不能不称我从前的标点本,用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而以他本互校成功的,做“旧本”;称我现在的标点本,用乾隆壬子(一七九二)的程排乙本作底本的,做“新本”。

用“新本”和“旧本”比较起来,他们不同的数量方面是很可惊的,他们不同的质量方面也是很可惊的。

我先来说数量方面。我用我的校读的底稿做了一个改去的不同的字数的统计。这个数目当然不甚十分正确。但也“八九不离十”了。我们且看数目字:

(1)第一回至第十回 改去三一四四

- (2)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 改去二二七四字
- (3)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 改去二六四七字
- (4)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 改去二四八三字
- (5)第四十一回至第五十回 改去一五〇六字
- (6)第五十一回至第六十回 改去一一一〇字
- (7)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 改去一〇五一字
- (8)第七十一回至第八十回 改去一三五二字
- (9)第八十一回至第九十回 改去七三三字
- (10)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回 改去一三八五字
- (11)第一百〇一回至第一百十回 改去二七二九字
- (12)第一百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 改去一一二二字

总算起来。修改的字数竟有两万一千五百〇六字之多。(这还是指添进去的和改的字,移动的字还不在于内。)我们再把原来的本子里(可说“程甲本”)被改去的字数和高鹗自己改自己的四十回的改去的字数试比一比:

-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 改去一五五三七字
 - 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 改去五九六七字
- 我们不能不承认高鹗修改曹雪芹的原本比修改他自己的续本多的多了。

现在来说质量方面。

单读“程乙本”的,单读其他的一种本子的,很不容易知道高鹗修改前八十回和订正后四十回的本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应该说一说。

我们这次把这部《红楼梦》从头至尾校读了许多次,觉得有许多文言字眼,在这个本子里都不用,都用白话,都用俗话,都用北京话。且先举一些例子:

(1)用“要”不用“若”:

(旧本)若剃了头,却把这花戴在那里?

(新本)要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那里呢?

(2)用“给”不用“与”:

(旧本)周瑞家的忙起身,拿盒子与他,说送花来。

(新本)周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给他看,道:“送花儿来了。”

(3)用“为什么”不用“何”:

(旧本)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试试风头看?

(新本)为什么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试试风头儿去?

(4)用“怎么”不用“如何”:

(旧本)众耗忙问:“如何得比他们巧呢?”

(新本)众耗忙问:“怎么得比他们巧呢?”

(5)用“的时候儿”不用“之时”:

(旧本)该用典故之时,他偏就忘了。

(新本)该用典故的时候儿,他偏就忘了。

(6)用“绢子”不用“手帕”:

(旧本)丰儿,替你李嬷嬷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

(新本)丰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绢子。

(7)用“这么着”不用“既如此”:

(旧本)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新本)这么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8)用“嘴”不用“口”:

(旧本)大正月里,少信口胡说。

(新本)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

(9)用“这”不用“此”:

(旧本)袭人见此景况,不敢再说。

(新本)袭人见这景况,不敢再说。

(10)用“也”不用“亦”:

(旧本)就是点香,亦当点在常坐卧之处。

(新本)就是点香,也当点在常坐卧的地方。

还有许多地方,如用“不曾”不用“未”,用“还”不用“尚”,仔细审察,“程乙本”力避文言字眼实在是有意的主张。可惜当时修改的时候虽然照上面的方法改去的地方已经很多,但不曾遵守以上的原则尽力做去,还有许多疏漏的地方。

现在我再列出一些新本和旧本不同的地方。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十分好的办法,只好钞录起来对看。

(1)第二十一回如下:

(新本)

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一副桃红绡被,只齐胸盖着,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

(旧本)

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

湘云上面不要“那史”两个字。写一写被的颜色与质料。“被只齐胸”,老实就是“齐胸盖着”,“衬着”。至于又“带着两个金镯子”,自然不如在别

人眼中看出的“明显着”的好。

(2)第二十七回如下：

(新本)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

(旧本)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宝玉听了，不觉痴倒。

(3)第四十一回如下：

(新本)

刘老老诧异，心中恍惚，莫非是他亲家母，因问道：“你也来了？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位姑娘带进来的？”又见他戴着满头花，便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说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刘老老便伸手去羞他的脸，他也拿手来挡，两个对闹着。刘老老一下子却摸着了，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倒把刘老老吓了一跳，猛想起：“常听见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想毕，又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的，不觉也笑了，因说：“这可怎么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时，只听咯磴一声，又吓的不住的展眼儿。原来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

(旧本)

……刘老老诧异，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我亲家母？……”因连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找我来了？那位姑娘带进来的？”又见他戴着满头花，刘老老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说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听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么？……”想毕，又伸手一摸，再细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了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

增加八九十字，特别用力写刘老老不曾发觉是镜子之先的情景，人情入理，读来并不嫌多。

(4)第七十三回云：

(新本)

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陞，尚谈因果’。要是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税，及至事到临头，尚且如此。况且太上说的好，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我虽不救人，何苦来白白去和人结怨结仇，作那样无益有损的事呢？”一语未了，只听又有一人来了。

(旧本)

……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陞，尚谈因果’。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呢？”一语未了，只听又有一人来了。

此处比旧本竟多五十多字。这些话加得未免令人有点讨厌。实在太迂腐了。

(5)第二十九回云：

(新本)

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去烧香，都站在两边观看。那些小门小户的妇女，也都开了门，在门口站着，七言八语，指手画脚，就像看那过会的一般。只见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彩辔朱缨，在那八人轿前领着那些车轿人马，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压地而来，却是鸦雀无闻，只有车轮马蹄之声。

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宝玉下了马。

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见了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塑圣像，使命住轿。贾珍带领各子弟上来迎接。凤姐儿的轿子却赶在头里先到了，带着鸳鸯等迎接上来，见贾母下了轿，忙要搀扶，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个剪筒照管各处剪蜡花儿，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打了个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小野杂种！往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顾拾烛剪，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打！打！”

(旧本)

……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招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过来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说了两遍，方见好了。

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街上人都站在两边。将至观前，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见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圣像，便命住轿。贾珍带领各子弟上来迎接。凤姐儿知道鸳鸯等在后面，赶不上贾母，自己下了轿，忙要上来搀；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个剪筒照管剪各处蜡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小野杂种！往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顾拾烛剪，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打！”

这一段改动太多了。照旧本看来，人那样多，吵吵闹闹的，确也是实在情形；但照新本看来，他的写法也很有理，他是要写出大家的气派来的。

这些小例，使我们不能不说稍稍改动几个字，稍稍增加几个字的地方，确有许多叫我们心折的。我再来举一两个大的例子：

(6)第三十二回云：

(新本)

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乎有拭泪之状，便忙赶着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了？”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来？”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没干，还撒谎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又这么动手动脚的！”宝玉笑道：“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好呢！”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赶上来问道：“你还说这些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黛玉见问，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这话又说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要紧。筋都叠暴起来，急的一脸汗？”一面说，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黛玉听了，怔了半天，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的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

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词，不知一时从那一句说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咳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宝玉望着只管发起呆来。原来方才出来忙了，不曾带得扇子，袭人怕他热，忙拿了扇子赶来送给他，猛抬头看见黛玉和他站着，一时，黛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动，因而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了我看见，赶着送来。”

宝玉正出了神，见袭人和他说，并未看出是谁，只管呆着脸，说道：“好妹妹！我的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今日胆大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袭人听了，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连忙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话？你是怎么着了？还不快去吗？”

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虽然羞的满面紫涨，却仍是呆呆的，接了扇子，一句话也没有，竟自走去。

这里袭人见他去后，想他方才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倒怕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却是如何处治，方能免此丑祸？想到此间，也不觉呆呆的发起怔来。

谁知宝钗恰从那边走来，笑道：“大毒日头地下，出什么神呢？”袭人见问，忙笑说道：“我才见两个雀儿打架，倒很有个顽